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顾颉刚 著
何启君 整理

中国史学入门



北京出版社



中国史学入门

顾颉刚 著 何启君 整理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入门 / 顾颉刚著; 何启君整理.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1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07645 - 5

I. 中… II. ①顾…②何… III. 史学—基本知识—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501 号

责任编辑 侯宇燕 莫常红

装帧设计 可格可弃

责任印制 宋 超

· 大家小书 ·

中国史学入门

ZHONGGUO SHIXUE RUMEN

顾颉刚 著 何启君 整理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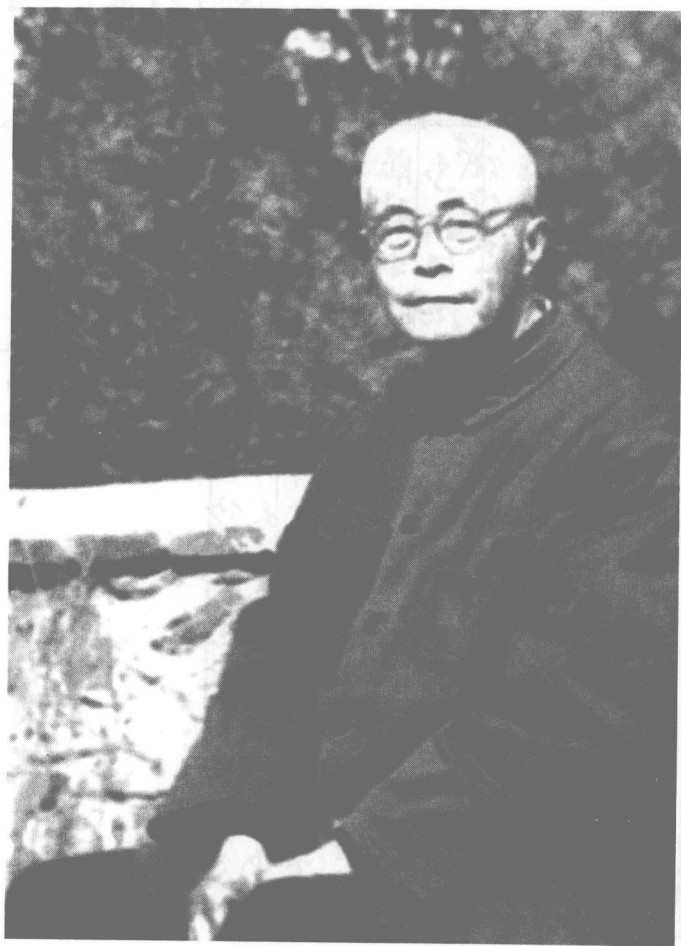
787 × 1092 16 开本 16.75 印张 203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2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7645 - 5

K · 784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顾颉刚在香山（1966）

今日仍居舊寓。時即
 覺精神不振。今日不拜。
 王君亦以此為三。我則
 此間竟似進一大步。為歷
 史課師。無不讚發。師
 王君亦以此為三。我則

予而學。明為工。居樂
 服。請未。惟。有。此。有
 不。似。似。批。獨。之。方。式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仙居。天。同。志。行。加。革。命。為。任
 天。津。教。育。局。長。今。任。時。有
 宣。傳。工。作。以。身。為。先。近
 在。東。德。佛。萊。風。紅。紅。紅
 身。研。究。歷。史。茲。因。居。國
 仙。向。予。請。教。中。外。常。記
 予。此。予。未。能。不。指。以。信
 記。憶。在。下。予。在。大。外。前。信
 仙。未。此。年。用。胡。佛。佛。佛。佛
 大。行。要。用。法。遠。統。統。統。統

27 號（陰歷八月三十日至初五日）

顧頡剛講史的两段日記手迹

北京的历史

1. 北京建都的条件——山与水
 2. 我国是否都在这儿?
 3. 都在这儿的国家——商、周、汉、元、明、清 (都名)
 3. 以首都而在 ^{1期图2}
 4. 元都的大概——位置、水道、粮仓、邸、律、城、寺、坛、宫
 5. 明代重建北京城——皇城、内城、外城、市、官 (街道名)
 6. 城门的别名 ^{太監与西山}
 7. 清代的御园——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
 8. 明清两代东西城的界限 (前门、后门、前门、后门)
 9. 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城——街道、人口、生活、娱乐
 10. ~~解放前~~日本占领时的北京——开城门、建新北京、粮食
 11. 解放后的北京——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工人生活的提高 (例如门来沟)，交通的发展，市容的改进，人口的增加，天安门成为全市仰望的中心，北京区的重修，才大速筑，运河
- 清代的繁荣

（6. 十 新 堡 的 生 活）

聖人不死，大道不止
 需物者謀，需用者保
 凡天下國家之治，皆由心，視也，為也，謀也，大德，尊也
 子應反也。

一動不出一靜
 正一步想
 守常，始以
 宇宙觀
 人生觀
 法也，不是變化
 一循理，不是出處
 守常，不是牛馬
 守常，不是白動
 守常，不是今時古
 王陽明說：“天竺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所以他成為宗教人物。
 陰陽八卦 三



顾颉刚讲哲学史时绘的太极图

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裡發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橫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是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只因裡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纔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要想定心做一篇文字，能不易找到時間？這是使我永遠懷恨着。

伤心歌

咱们中国太可怜
可恨英国和日本
上海成了惨世界
切盼咱们北京人
一是不买仇国货
第三不做他们事
大家出力来救国
待到兵强国又富

欢迎翻印

打死百姓不值钱
放枪杀人如疯癫
大马路上无人烟
三件事情立志坚
二要收回租界权
无论他给多少钱
同心不怕不回天
方可同享太平年
看完送人

看完送人

此信畢，發出即生鼓，孩子們口中唱了，刷正的牆上用粉筆寫了，以
不遜休多者，勇于一人，九二事寫了，力一滿三戶方社即因此故，並办
北大收學歌候，予往而響者，上不能為此，一九二三年七月記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



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序 言

摊开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顾颉刚先生的谈话记录。顾颉刚是什么人，这对于我国史学界、学术界，是很熟悉的。但是对于一般青年读者，则有些陌生。

有一位史学界的老同志，为了便于我写篇小序，以简略介绍顾先生，就给了我一篇史学家白寿彝同志的《悼念顾颉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年表》。后者，是“悼念顾颉刚先生学术报告会筹委会”在一九八一年所制。

主要根据这两篇文章，我简要说说顾颉刚先生其人其事。

顾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他是江苏苏州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有七。

他四岁读《四书》，七岁读《五经》。十岁开始每天作文一篇，作经义、史论、策论。十一岁读《纲鉴易知录》。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为助教。

他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当历史学教授。我听到有的史学专家对我讲：“顾先生是我的教师”，“我听过顾先生的课”。应当说，他对于培养我国史学人才，有过重要贡献，是一位老的史学教育家。

史学家白寿彝同志说：“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学和边疆地理学上有新的



发展。他对于民俗学和通俗读物，也都是热心的提倡者。”

又说：“颉刚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几十年来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又说：“颉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有地位的历史家，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方面的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相当的声誉。”

以上，就应当说是我国史学界对于顾老的公论。

顾老生平著述甚多。我略作摘引于下：

一九二三年，作《〈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一九二四年，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一九二五年，作《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妙峰山香会调查》。

一九二六年，作《〈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一九二九年，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一九三〇年，编写《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九三一年，作《〈尧典〉著作时代考》。

一九三二年，作《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

一九三三年，作《汉代学术史略》（后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一九三五年，作《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皇考》。

一九三九年，作《中华民族是一个》。

一九四〇年，作《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

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作《周公东征史事考证》。

一九六二年，他的《〈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

一九七八年，整理旧作《〈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一九七九年，作《“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整理旧作《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并开始发表《〈尚书〉校释译论》。

一九八〇年，整理旧作《禹贡中的昆仑》、《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编订《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有一位老史学家对我说：“顾先生是以《古史辨》起家的。”所谓《古史辨》，是颉刚先生把他和别人研讨古史的论述，加以编集而成，先后共有八册。考辨古史，他从一九二〇年就开始了。

例如，他所编的《古史辨》第三册是讨论《周易》与《诗经》；又如，《古史辨》第五册，是讨论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而其第七册，是研讨神话传说时代的古史。

顾老在考辨古史的学术活动中，是有其独到见解的。例如，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春秋孔子时，最古的人是尧、是舜。接下来，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古人就有了更古的黄帝和神农。再接下来，到了秦朝，就有了较之黄帝更早更古的三皇。而到了汉朝以后，人们说最早还有盘古。

顾老，按照他对于古史记载的看法，认为有些古史传统说法，必须打破。比方说，他认为，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



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春秋战国以后的一些古代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善的意思。自从战国时的政治家，要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就极力把“王道”与“圣功”合在一起。于是把古王的道德功业夸张成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他认为，要懂得五帝、三皇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以便给他当时的君王做样子的。

在考辨古史时，顾老为什么从一九二二年开始，就花了力气研究《尚书》呢？这是因为他感到我国封建史学体系，主要是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们来完成的。通过这般儒家的手，确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而这个时期的儒家们，主要是靠了《尚书》来创建其古史体系的。要想摧毁这一封建史学体系，就必须摧毁《尚书》的经学地位，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所以，顾先生一生的主要力量，实际是放在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上。顾先生搜集、积累有关《尚书》的丰富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写成笔记达数十巨册。他以充分论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而编成的古史系统。（见白寿彝的《悼念顾颉刚先生》）

顾老是我国近代的史坛大师，在学术上贡献大、影响广。他在政治品格方面如何呢？也应当说一说。

我有一位抗大二期的同学，他是抗战前的老党员，叫王念基。他对我说：顾颉刚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后，曾经和我们秘密党员有来往。这位党员经常写些文章宣扬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发表在顾颉刚所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所印发的一些小册子及顾老主编的《大众知识》上。而且，颉刚先生当时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社会身份，在以他为社长的编刊社里，还掩护过我党的一些活动，保护过我党党员。这些史实，那个亲身经历过的老党员，在解放后曾几次写过回忆文章，加以记叙。

这位抗战前的老党员，名叫郭敬。他在悼念与追记（未发表）的文章里叙道：

“双十二事变后，编刊社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

“我和社内的几个党员和民先队员，是用顾先生的名义分别聘请来工作的。充实了编刊社的力量，掩护了党、团员的活动，使编刊社成为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秘密立足点。”据说，顾先生本人开始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但到后来是知道此事的。

“社长顾颉刚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国内外著名的史学家，热心抗日救亡和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事业。平时虽不在社内办公，实际上编刊社是在他的领导和支撑下才能存在。他待人接物和蔼亲切，视社内青年如门生弟子，工作中以身作则。为了编刊社的生存和发展，对南京政府和有关当局，不能不有些往来。但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反共的行为是反对的，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同情的。他很谨慎，在给南京政府文教主管人送编刊社出版的样书时，嘱咐我们把《对内团结御侮，对外一致抗战》和类似的几种宣传进步思想的小册子不要送。他知道这些书的出版容易受到迫害和查禁。”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前身是顾先生创立的“三户书社”。从“九一八”、“一二·九”到抗战，在顾先生努力下，出过各种小册子前后有五六百种，如《傀儡皇帝坐龙廷》、《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义军女将姚瑞芳》、《打汉奸》等。到了一九三八年，该社迁到西安，还编印了《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和《八路军火烧阳明堡》等小册子（见郭敬同志的悼文）。这些小册子先后共发行五千万册，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很大。

在“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之后，顾老参加



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他主办“三户书社”，所谓“三户”，是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用通俗读物的形式，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

这些，可以证明顾老在“九一八”事变时，在“一二·九”运动中，在抗战前夕的政治风貌和进步活动。这对于一位有社会地位的学者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顾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在五卅运动时，曾经为《京报》编过《救国特刊》。他作了《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和《伤心歌》。

一九一九年，顾先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曾参加新潮社，作《对于旧家庭之感想》，署名顾诚吾，发表于《新潮》。

中国近代史上有若干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的人民反日救国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的抗斗争，都是些大的人民革命斗争。顾老在上述这些革命浪潮里，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重大的人民斗争中，是有过重要进步活动的。他并非只是埋头书斋的人。

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被选为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一九五四年，总校《资治通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他校点《史记》。一九七一年，他和其他史学家奉中央之命，主持校点《二十四史》。

我从一九六六年春以后，就再也不曾同他见过面。后来，我曾问过一位史学家，我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顾颉刚先生大